



立秋节气中,无意间邂逅一片矮株向日葵。不同于仲夏肆意张扬的盛放,此时的葵花褪去了热烈躁动,金黄花盘温柔低垂,错落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。层叠绿意托着细碎金浪,清风掠过,不似汹涌波涛,只剩温润起伏,静谧又治愈,让人心头骤然柔软,也牵起半生与向日葵相伴的细碎时光。

我曾见过极致壮阔的向日葵盛景。新疆戈壁边缘、东北辽阔原野上,万亩葵花连片铺展,一望无际。风过金浪翻涌,如同大地铺开的金色绒毯,从脚下绵延至天际,天光落处,满目璀璨。那时所见的向日葵,是蓬勃,是浩荡,是天地间肆意舒展的生命力,是少年眼中轰轰烈烈的盛大风景,热烈得足以照亮整个盛夏。

而记忆里最温柔的葵花,藏在童年故乡的房前屋后。儿时的秋日,总爱亲手种下几株向日葵。不必精心照料,扎根

灼灼葵花向日倾

□向贤彪

寻常泥土,便自在生长。秋风渐凉,花叶慢慢成熟,褪去青葱,沉淀出温润的金黄。那时不懂万物意境,只爱追着向阳的花盘奔跑,盼着秋日收获饱满的花籽。那一方小院的葵花,没有万亩花海的壮阔,却承载了童年最纯粹的期许,质朴安稳,岁岁如常。

自古文人偏爱葵花向阳之性,留下无数咏叹诗篇。宋有司马光“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”,赞其不随柳絮飘摇、一心向阳的笃定。明有于谦写下“独将翠叶承朝露,自吐丹心向太阳”,歌咏葵花之赤诚不改。千百年间,柳絮随风浮沉,百花随季争艳,唯有葵花初心不变,朝朝向阳,这份纯粹与执着,成为古人心中最动人的风骨。

世人皆爱盛夏向日葵的明媚热烈,我却独钟情于秋日葵花的沉静从容。梵高笔下的向日葵,笔触浓烈炽

热,色彩奔放,是生命极致的呐喊,是不甘平庸的热爱,惊艳了世间百年。可山野秋日的葵花,褪去了艺术的张扬与盛夏的锋芒,多了岁月沉淀的通透与温柔。花盘微微低垂,不是萎靡消沉,而是历经风雨后的谦逊,是孕育收获后的沉稳。

年少观葵,见的是热烈烂漫、盛大鲜活,偏爱万亩花海的磅礴气势,执着于张扬外放的生命力,一如少年心气;热烈莽撞、一往无前、追逐光明、渴望绽放。中年观葵,方读懂秋日葵花的深意。历经岁月沉浮,看过山河辽阔,便懂得真正的向阳,从不是喧嚣的张扬,而是静默的坚守。

此时,我眼前的葵花,长在青山怀抱之间,不与百花争春,不与万物逐夏,秋意中静静盛放。它们株型低矮,扎根山野,不刻意取悦世人,只是顺应时节、忠



人生最伟大的探险,
就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。



萤火虫儿飞

□潘慧彬

天色慢慢暗下来,白日里裹挟周身的燥热,被轻柔的晚风一阵一阵吹散了。溪畔的花草沾染了夜色里湿润的水汽,透着清爽的凉意。

草丛里的萤火虫这时就悄悄出来了,带着细碎的亮光慢悠悠飘来飘去,安安静静

的,把平凡的夜衬得格外温柔。我深知萤火虫的讲究,它不像路灯那样明亮张扬,惹人注目,总是零零散散地穿梭在夜色深处。它们格外挑剔,更倾向栖身于水质清澈、草木洁净的溪畔草丛。越是生态纯粹的角落,飞舞的萤火就越多、越灵动。

这些小小的光点自在翻飞,零零星星,忽明忽暗,轻柔的微光摇曳在黑夜里,简简单单的模样,却把朴素静谧的夜晚,衬得格外动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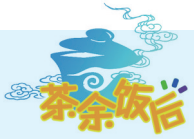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夜晚过得慢悠悠的,日子清闲又自在,吹晚风、看星星、追萤火虫,就是我整个夏天最纯粹的乐趣。每天晚饭一吃完,天刚擦黑,我就迫不及待待出门到处闲逛,老远就朝着隔壁玩伴大声呼喊:“看火萤啰!”在闽南话里,“火萤”指的就是萤火虫。乡间小路泥土松软,踩上去格外舒服,晚风轻轻吹过成片稻田,掀起层层叠叠的绿色波浪,空气里满是清甜的草木稻香。萤火虫就在眼前自由自在飞来飞去,有的贴着青翠草叶轻轻滑过,有的徐徐顺着晚风往夜空高处飘,星星点点的光点散落四方,看着温柔又安恬。我就慢慢跟在浮动的光点后面缓步走,或是静静伫立凝望许久,满心欢喜,从来不忍心伸手去惊扰、捕捉这些可爱的小生灵。

长大后住在县城,生活节奏骤然变快,天天忙工作、忙琐碎的日常,常常一刻都停不下来。漫天萤火飞舞的画面,也就慢慢沉淀,搁在珍贵的回忆里,不常想起。

有一回,趁着假期,我特地搭车奔波几十公里,探望许久未见的挚友。我们分开多年,各自奔波生活,但年少同窗的纯粹情谊一点没变。久别重逢,我们有说不完的话,畅聊上学时的懵懂趣事、一路走来的成长变化,还有各自日常的烦心事……连日来积攒的疲惫与烦闷,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。知心话总也聊不够,为了好好相聚,当晚我干脆留宿在她家中。到了深夜,整座村子静谧安然,听不到半点车马嘈杂与人声喧闹。温柔的晚风轻轻拂过枝叶,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响,脚边小溪流水叮咚作响,清脆悦耳,听来格外舒心安然。我俩并肩沿着清幽的溪边小路慢慢散步,树影随着晚风轻轻摇曳晃动,眼前满是成群起舞的萤火虫。万千细碎微光绕着整条溪水两岸流转飘荡,忽明忽暗,朦朦胧胧的景致,美好得跟温柔的梦境一样。晚风裹挟着清新的草木清香,身边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,眼前是漫天温柔流转的流萤。那样纯粹的画面,深深烙印在心底。

后来走过不少城镇,见过各式华丽夜景,却始终不及那晚溪边的萤火虫动人。小虫身形微小,光芒虽黯淡,仍拼尽全力点亮山野。

人亦如此,普通人不必渴求万丈光芒,守住心底一缕温柔,踏实度日,自有属于自己的清欢。



一词跨古今

●乖
今:听话、乖巧。
古:违背、叛逆。
古文“乖张”,就是偏执悖逆。古代“乖”取不合、反常之义,词义后世发生反转,演变为温顺懂事。

●可怜
今:值得同情,让人怜悯。
古:可爱、值得喜爱。
白居易诗向“可怜九月初三夜”,并非说夜晚值得怜悯,而是赞叹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可爱。

●结束
今:事情完结、到此为止。
古:整理捆束,多指穿戴盔甲。
古乐府“结束向天涯”,意思是穿戴好铠甲奔赴远方,并非指旅程终结。

●颜色
今:色彩。
古:面容、神色。
古文“颜色憔悴”,指人的面容憔悴,不是指色彩憔悴。



散步

□李祖尧

成为父亲后
就像白雪一样
有柔软的掌心
轻轻一捧,就会融化

低垂的乌柏搅拌夜色
把月亮熬成糖水
连偶尔落在身边的几只麻雀
都有甜蜜的香气

这样的时刻
多不情愿
慢慢后退
退到你的背后

看你的影子把我覆盖
放开被你牵住的手
让你独自为星星
着色



面茶香

□张晓斌

我记忆里的面茶香,是从阿嬷老旧的灶台飘出来的。

天还蒙蒙亮,阿嬷就守在灶边炒制干粉了。炒面茶切忌旺火,得用文火慢慢烘,锅铲一刻也不能停,待到面粉泛出浅黄,柔和厚重的麦香缓缓漫开,铺满灶台、饭桌与整座老屋。儿时的我总被这香气唤醒,急匆匆奔向厨房,盼着品尝锅底带着焦香的碎末。阿嬷总说,立秋炒的面茶最耐放,过些日子天凉了,就不兴炒了。

面茶好不好吃,全在红葱头油。阿嬷做这个最讲究,红葱头切得薄薄的,扔进低温的猪油里慢慢炸,炸至金黄酥脆即刻捞出,稍有炸焦便会败坏整锅油料;花生和黑芝麻也要分开炒,炒出香来,晾凉了,捣成碎粒,与葱油、面粉细细拌匀,加入白糖封入陶罐。陶罐搁在橱柜里,能吃上一整个秋冬。

冲泡也有门道。舀两勺粉入碗,先用少许温水调成细腻的糊,再倾入滚沸的开水一冲,快速搅匀。这样冲出来的面

茶,绵稠温润,麦香醇厚,葱香悠长,偶尔咬到花生、芝麻的碎粒,满口生香,热烫烫地滑下喉咙,心都跟着妥帖了。

过去,面茶算是稀罕物。只有家里有人要出远门了,或者孩子要考试了,阿嬷才肯把那罐子从柜子顶上拿下来。村里人说“见山吃山,见海吃海”,可无论山海,漂泊在外的人,怀里若能揣一罐家乡的面茶,饥肠辘辘时开水一冲,满屋腾起葱香,便像回了家。

如今市面上也有包装精美的面茶,口感相仿,但往昔灶间文火慢烘的场景、阿嬷俯身翻炒的模样、孩童守候吃食的旧时光,都再也无从复刻。

念馋涌上心头,我也会循着旧日法子亲手炒制面茶。文火,慢烘,不停翻动。面粉渐黄,香气升起来的一瞬,老屋仿佛又立在眼前,阿嬷还在灶边,锅铲笃笃地响着。一碗热面茶下肚,满身的浮躁便褪尽了,心里只剩下安然的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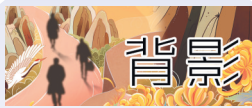
面茶粗,乡愁长,一口温热,便是故乡。



(CFP 图)

上,谁都不说话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不知名鸟类的怪叫,近处是草从里此起彼伏的虫鸣,像是一场毫无章法的交响乐。我想起白天没回复的工作微信,想起下个月要交的房贷,想起那些在看短视频里虚度的无数个夜晚。那些平时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事情,此刻在这漫天星光下,突然变得很轻,轻得像一吹就散的烟。原来,适时回归自然,能寻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

七夕临近,暂别方寸屏幕,方知人间最好光景,是一家人共赏漫天星河。



爷爷怕她再次走丢,想把她留在家中锁起来,父亲却不同意。他深知,禁锢会让奶奶心情压抑,加重病情。我们带着奶奶辗转各地求医,可这种病症终究无法逆转。我们唯有默默陪伴,眼睁睁看着她一点点遗忘生活,遗忘岁月,遗忘身边的亲人。

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。接到家里电话,我匆匆赶回家。奶奶躺在床上,身躯虚弱无力,再也发不出一丝声响。短短数日之后,疼爱我们一生的老人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奶奶用余生,慢慢遗忘了整个世界,遗忘过往,遗忘所有相伴相守的人。可她心底那份纯粹深沉的爱意,始终温热如初,在我们心中,从未消散。

天伦



周五晚,客厅里一片寂静。我瘫在沙发上刷着手机,眼睛酸涩得快要睁不开;儿子窝在地毯上,紧紧攥着游戏手柄,脸被屏幕蓝光映得惨白。妻子端来水果,看着我们无奈地摇头:“再这样下去,眼睛都要废了。”

明明我们近在咫尺,却被那一块块发光的屏幕,隔绝在了各自的世界里。空气仿佛凝固了,只剩下屏幕发出的微弱光芒,在黑暗中闪烁。

“要不……周末去露营吧?”我猛地把手机扣在茶几上,屏幕朝下,仿佛要摆脱那些烦人的消息,“不刷手机,也不玩游戏,咱们去山里看星星。”

周六清晨,收拾行李忙乱不堪。妻子念叨着山里冷多带外套,儿子执意带上他的缺眼奥特曼玩具,我则和尘封三年的帐篷较劲。

不曾遗忘的爱

□唐玉念

曾听闻阿尔茨海默病最为残忍,它会一点点夺走人的记忆,让患者最终认不出朝夕相伴的至亲。从前我只是旁人的闲话,淡然处之,从未想过,这场无声的离别,会悄然降临在我们家。

病痛缓缓侵蚀着奶奶的神志。看着昔日熟悉的亲人,在她眼中日渐变得陌生,全家人都茫然无措,心底盛满无力与心酸,奶奶的状态时而清醒时而迷糊。头脑清醒时,她依旧是记忆里温热的模样,时时刻刻记挂着我们,有好吃的总要拿出来分享。可陷入迷糊时,她眼神懵懂茫然,望着父亲轻声发问:“她们是谁啊?”明明亲人就在眼前,她却辨认不出。血脉相连,近在咫尺,此刻却形同陌路,这大抵是世间最令人心碎的时刻。

病情不断加重,奶奶的意识愈发混乱,险些把掺了洗衣粉的米下锅。大家不再让奶奶操持家务,家中一日三餐便交由爷爷打理。奶奶总爱嗔怪爷爷唠叨,可

到了人生最困顿无助的时候,恰恰是这位相伴一生的老伴,日夜相守,悉心照料,稳住了她最后的时光。

再次归家,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。家人常常宽慰我,奶奶看似糊涂,心底却依旧通透清明。纵然过往记忆不断消散,直至慢慢清零,她骨子里那份善良、宽厚与热忱,自始至终未曾改变,待亲友依旧真诚大方。

漫漫岁月里,奶奶给予的偏爱,是我们一生珍藏的温暖。她从不厚此薄彼,总会把几毛、一元的零钱平分给我和弟弟。这一点点小欢喜,装点了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我至今记得那个清晨,奶奶系着围裙站在路口,兜着满满一篮鸡蛋,热心分送给邻里。旁人劝她别把鸡蛋送人,该留给孙辈回来吃,她便温顺转身,缓步走回家。后来出门,她还常会把零钱揣在围裙兜里,认真念叨,这些钱留给我们买糖